



基督教中的逍遙與拯救

原發表於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教育部主辦之「基督教與中華文化對談系列講座」，2013年1月5日。

李景雄

既定的題目不能不令人想起劉小楓著的《拯救與逍遙》（上海：三聯書店，1988），作者是中國大陸的一位年青學者（當時才三十歲出頭），早年熟諳中華文化，後來廣閱西方文學，受存在主義的作品，尤其是祈克果（Kierkegaard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（Dostoevsky）的影響，歸依基督教。

劉小楓書《拯救與逍遙》是一部文化比較論述——比較中華文化與西方文藝文化。前者以「逍遙」代表其中一環；後者尤其是存在主義色彩作品，以「拯救」代表基督教的中心思想。

本文作者亦視「逍遙」為中華文化一環節，當然確認「拯救」為基督教信仰核心。本文亦多少有文化比較成分，但要收窄範圍至可討論的地步，而進一步走入「溶入與神學互動的進路」（interculturated theological approach）。

一、「逍遙」為中華文化之一環節

A 〈逍遙遊〉是《莊子》首篇，可謂道家精神代表作。主角是一隻大鵬鳥，牠沖飛上天，遨遊一萬數千里，俯視萬物，觀望地上人間矛盾百態，逍遙泰然處置一切。

B 儒：仁義無為亦有逍遙之意。

《中庸》：「唯天下至誠……盡心之性……盡物之性……贊天地之化育……與天地參與」。至誠、盡心、盡性足以令人神往悠悠天地之間。聖賢無須操心勞力，而治理順，得人心。

《論語》：「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如？」

《孟子》：「王何必日利，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利是斤斤計較利益，仁義則超乎利之上，心胸豁達。



C 禪——佛與道之結合（典型中華之文化產品）

〔佛〕無我、無常、無執，一切皆空
+ 〔道〕非常道常在、無為而有所為
= 〔禪〕愉悅、明心、見性、靈光一閃開悟
千江有水千江月
萬里無雲萬里天（改「天」為空？
晴？明？禪意何所在？）

D 《易》：世事千變，陰陽交接，五行轉移，逆來順往，繁中有序。不必是占卜迷信，有至理名言，可用於處世治事如：

〔乾〕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
〔坤〕地勢坤，君子以德載道

《易經》全書猶如滔滔大江河，時清時渾，而有魚雁逍遙遊水澗中。

小結：「逍遙」以暢遊之步伐，背起一袋文化寶藏，旅行者疲乏了，放下寶袋，其外佈滿沙塵，其內部分寶物殘餘破碎，旅者歇息後站起再向新時代走，有氣力背負寶袋舉步踏上前頭拯救之大道歟？

二、「逍遙」如何與「拯救」接軌？

逍遙不是基督教原有詞彙。英譯相若詞字——graceful（優雅、典雅）、gracious（雍容、雅儀）、grace（恩惠、恩慈、恩典、恩寵）。反覆翻譯過程中，顯示「逍遙」表現一種典雅、恩慈氣質，轉入基督教文化，成為恩典（新教）或恩寵（天主教），即「拯救」（Salvation）。如此，逍遙透過恩典（寵）可與拯救拉上。拯救是從罪惡挽救回來，有賴基督赦罪之恩，故有「救恩」之謂。信徒從罪獲救之後，得享上帝兒女自由之榮耀。可以說，「恩」使「逍遙」與「拯救」接軌。

還是回到聖經文本。雖然聖經無「逍遙」的詞彙，卻不難遇見蘊含着的逍遙儀態。

「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裡來……我心裡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……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，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」（馬太福音 11:28-30）耶穌的軛是逍遙自在的關鍵。

有一婦人行淫被捕，長老文士喧嚷擲石打死她。耶穌心平氣和對人群說，「誰沒有罪，誰可先投石。」一個又一個放下石頭，離開而去，剩下耶穌一人。祂站起來，從容向婦人說，「去吧！從此不要再犯罪了！」（約翰福音8:1-12）多麼瀟灑寬容待人，包容罪人，開闊空間讓犯罪者重新做人！

拯救及灑脫（逍遙）兼備的訓導莫如「空中的飛鳥和野地裡的百合花」之比喻（馬太福音6:25-34）。凡是傳道人，必無數次用此經文講道。

既然這是座談會，應有一平台，可供談論之用。平台不必是一篇佈道式講章，亦不要長篇大論的神學著作。丹麥基督教作家祁克果（S. Kierkegaard）有一份「言述」（discourse），¹ 以「空中的飛鳥，野地裡的百合花」為主題，分三部曲，正好作切磋談論的平台：

1. 吾人平凡人性達致心滿意足（Contentment with our common humanity）
2. 吾人平凡人性顯現榮耀（The glory of our common humanity）

3. 吾人平凡人性之福樂，在於先求上帝的國（The happiness of our common humanity consists in first seeking the Kingdom of God）

時間篇幅所限，不能詳細分析全文，但僅觀以上所列三個分題的含意，應可察覺婉約多姿的文采。

Common是雙關詞，是「共同」，亦是「平凡」。祁氏所稱的common humanity是共同的人性，也是平凡的人。避免每次累贅說「既平凡又共同的人性」，單用「吾人平凡」方式，以蓋雙義。再者，humanity的全義不只是單一的人性；人性是多姿多彩的，可發展得精彩絢爛。僅看分題標題，可預料人性，平凡而共同的人性演化出來，以致令人心滿意足，榮耀上主，得享福樂——但要先求上帝的國。

全文各節精細述說得救者像空中的飛鳥之悠遊自在——不，比鳥兒更悠然滿足；正如野地裡的百合花之榮華——不，比百合花更榮華富麗！更令人驚嘆吾輩平凡人，飛鳥和百合花豈比得上？但它們已得上帝的呵護，何況人類？你可相信如此奇妙的恩典嗎？

祁克果實為一位高手作家，能寫能講，連篇引人入勝的「啟導性言述」（edifying discourses）。²「空中的飛鳥和野地裡的百合花」是一份上好材料，可作為談論的平台之用。不過此次無充分時間討論和切磋（希望另有機會）。無論如何，尚待交代。

三、如何從基督教的拯救觀折回中華文化的逍遙意識？

祁克果的「空中的飛鳥和野地裡的百合花」言述之外，有另一組以「受苦的福音」（The gospel of suffering）為主題，共七篇edifying discourses。七篇的大前提是，耶穌基督的受苦是拯救的機密，從而湧出喜樂甘泉。

第二篇的標題是：「如何負起輕省的擔子，儘管苦難沉重」（How the burden can be light though the suffering is heavy）。此篇的經文是：「我的軛是容易的，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」（馬太福音11:30）。耶穌的軛是擔子輕省的關鍵。祁氏以精緻的言述，說明耶穌是柔和謙順的，還有忍耐和勇氣，最後滿懷恩慈，拯救世人，脫罪者此後放下心頭的重擔，輕省雀躍過日子，永生永活。

轉回到中華文化逍遙的境地，隨手拿起如數家珍的瑰寶，雖然已有殘舊者，但可用清泉洗滌，精工修補，刷新的珍寶重現眼前。

莊子〈逍遙遊〉裡飛騰上空的大鵬鳥，豈不像耶穌喜愛的「空中的飛鳥」？惟願大鵬鳥此番不僅取笑人間的矛盾百態，而為大眾增益著想，願意下鄉耕種，積穀入倉，反正其勞力，不致吃力，已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田地穀倉豐盈滿溢。

孟子曰：「王，可必曰利，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當今「職場事奉」的基督徒對香港地產巨富說，「地產大人，何必唯利，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果真，今日基督教有職場鬥士英勇俠義，無論是交易或管理，精伶俐落，無論是得或失，泰然自若，端賴上天旨意，信任「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。」（羅馬書8:28）

〔禪悟〕千江有水千江月

萬里無雲萬里天（改天為空？明？）

試改換最尾的「天」字，太實有。空？佛味太重。明？從日從月，有陽有陰，柳暗花明的明。好！夠中國化。也可基督教化。「有日的榮光，有月的榮光」（哥林多前書15:41）；有日有月的光明，互相輝映。「上天造日頭管白晝，月亮星宿管黑夜，祂的慈愛〔日以繼夜〕永久長存」（詩篇136:8-9）。柳暗花明正反映造物主的明慧，造物界的榮美。前頭「又一村」出現，令人可意喻「地球村」的「又一村」；基督教信徒可否說天家的「又一村」？那看似新天新地，而是半暗半明的美景新氣象。

《易經》的〈既濟〉、〈未濟〉（六十四卦最尾兩卦）

〈既濟〉（六十三卦）：亨，小利貞，初吉終亂。世事走向完結，大致上是亨通的，小利益亦不壞，那是吉利的多，最終是煩亂。

〈未濟〉（六十四卦）：亨，小狐汔濟，濡其尾，無攸利。以為大局已定了，然而百事重開。大勢亨通，可是從小事窺看，精靈的小狐似乎完成渡河，而尾巴仍在水中，所以小狐尚未全身登岸，前途如何，惟有觀望。

《易經》的循環意識與聖經的「未來觀」（eschatology）在形式上旨趣迥異，儘管如此，亦不妨傾聽有無可取之經。

〈既濟〉與〈未濟〉兩卦的「爻辭」（細節的闡釋）發放或多或少、或大或小的智慧火花之外，這兩個有終極涵意的卦（意念範疇）給本人的訓示是，吉凶，已臨或將屆，要謹慎，可觀望。這與摩西向以色列民的嚴明告誡大相徑庭：

我今日將生與福，死與禍，陳明在你面前。吩咐你愛耶和華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謹守他的誡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數增多，耶和華你的神就必……賜福與你。倘若你心裡偏離，不肯聽從……我今日明明告訴你們，你們必要滅亡。（申命記30:15-18）

聖經的訓導（從舊約起），律法（law）是重要的。相比之下，「逍遙」平滑溜過去（「逍遙法外」從此而來）。這樣的逍遙沒有法律，成為「反法律主義」（antinomianism），不成福音。只有法律而無恩典當然不成拯救。聖經到了新約，福音（gospel）與律法（law）重新結合起來，那才是完備的拯救。

在此「後現代」時代，姑且聆聽後現代哲士的警惕，勿妄誇「巨大敘述」（grand narrative）。好！就側面聽〈未濟〉精靈小狐的提示罷：大事不易完成，只好微察細觀。基督信徒切不要望天打卦的想空觀望，而是有根有據（根據聖經的啟示）的相信天國已經開始了（already begun），可是尚未完全實現（not yet fully realized）。在這already（既濟）and not yet（未濟）張力之間，信徒一邊履行使命去宣告天國的信息，一邊期待天國完全實現。這是托賴於主，神恩所賜，坦蕩蕩，逍遙遙，並得聖靈扶持，直向基督為標竿奔跑——或耐心漫步行走——永活生命的道路。■

1 祁克果筆下的discourse（我提議中文翻譯「言述」）是別具一格的文體，既是言論（精湛的言論），又是述說（有說服力的口述）。

2 祁克果撰寫了數十篇discourses（言述），其中冠以edifying（啟導）的字，成為edifying discourses（啟導性言述），有啟發、訓導作用的言述（有中譯書名《培靈講道集》，我認為那是不準確的翻譯）。

畫龍點睛說「神思」、「情采」、「風骨」

按：本文為第卅四屆湯清基督教文藝獎頒獎典禮上之專題演講講稿，筆者當日抱恙未能親赴演說，由陳國權博士宣讀。後載於《時代論壇》，2013年4月25日。

李景雄

許多年前我在美國一間大學的研究院讀神學博士學位課程，在圖書館書架上看到一本英譯中的書，名為*Carving the Heart of the Dragon*。那書名勾起我的好奇心。我一邊揭開書面，一邊喃喃自語，怎樣用一把利刀雕刻一條活龍的心臟呢？不會鮮血四射嗎？翻開幾頁，知曉那書是一本文藝評論名著，自知我是這科目的外行人，即時把書本放回書架上去。

事隔多年，我任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社長，非要多懂一點中國文化不可，還要用漢語寫作，非要惡補中文修辭不可。偶然在書店裡看到一本《文心雕龍》（*Carving the Heart of the Dragon*的中文原作），附語體文譯注，我於是把它買下，回家放在書室的櫥櫃當眼的位置，有意日後細心閱讀。其後我間中略看該書，似懂非懂。

我現已退休了，有較多時間看我喜歡看的書，寫有靈感才寫，教有志於學的學子；而有時有舊生來探訪。一次有幾位提及進修，為的是充實自己，惟恐神學研究院許多科目和書籍讀起來甚為枯燥或苦澀。我領悟他們的抗拒感。在他們面前歎息一聲，並說我有一「頓悟」——其實是「漸悟」，我的覺悟是，經院式神學（中古時代的經院派神學和教義學，也有宗派及學派之間的爭辯，和近代神學院研究院的學術研究）大多集中於理性方面的鑽研。我用多年前在外國研究院時解讀*Carving the Heart of the Dragon*那個經驗來指出西方神學研究在思維方式上的偏差。受了西方學術研究的影響，我的思維進路就像把神學研究關在匣子裡般，在腦子鑽研上帝及與上帝有關的課題。大家記得新約的尼哥德慕問耶穌，「重生」是不是叫他重進母胎再出生？那是

尼哥德慕木頭大腦的思維。不要取笑他，不少神學家、神學教授都沿用這種思維方式。我的「頓悟 / 漸悟」乃是從這樣關在匣子裡客觀「迷思」

（迷惘思維）醒覺過來。那種神學研究把上帝看為研究（或迷思）的客體對象（object of study），卻不是真的活着而有神性的主體（divine subject），可被稱為尊貴的主（Thou）。人（包括神學生、神學教授、神學家、虔誠的信徒）本來都是活生生的主體（living subject），有意識、有理性、有情感、有靈性、擅用言語的主體。正心誠意讀神學、教神學、寫神學是基於一種主體雙連接的關係（inter-subjectivity），包括人與上帝（I-Thou）共鳴共感，人與人之間有溝通（透過言語及心靈上的溝通）。關係正當，感受圓滿不過；反之，則產生諸多遺漏感。當代經院式神學教育對人性、神性多方面的缺失，可追溯自思維上的偏頗。

那天我在同學們面前歎息之餘，不敢輔導他們到何處或如何去進修。我祇溫馨提示他們可跟某某教授修讀某某科目（如靈修神學、敘事式神學、神學與文化、神學與文學）。

我私底下則加倍去思索神學思維方式、神人之間的契通、聖言與人語的溝通等問題。奇妙得很，我從《文心雕龍》，一本與基督教神學完全無關的中國古代文藝典籍，竟然找到一些線索。我如今不會從字面意義去猜估那本書的書名了。

「文心」的內涵義是文藝的粹精；「龍」象徵中華文化（包括文藝）的精華。「文心雕龍」的涵義是中華文藝的精緻雕塑品，像一條龍那樣輝煌華麗。我細讀《文心雕龍》那本書，集中幾篇文（也靠幾本《雕龍》研究的書），閃出一些亮光，在此畫龍點睛的點出幾點星光，讓大家眨眼看。

〈神思〉（第二十六篇）

〈神思〉那篇文開頭第一句：「形在江海之上，心存魏闕之下；神思之謂也。文之思也，

其神遠矣。」有賴語體文翻譯之助：一個人身居江邊海隅，心卻想着朝廷之事。可見人的神奇心思，無遠弗屆，遠近兼顧。¹

「故寂然凝慮，思接千載；悄焉動容，視通萬里；吟詠之間，吐納珠玉之聲；眉睫之前，卷舒風雲之色；其思理之致乎！」語譯：文人聚精會神去思考，可省察萬里以外的事物；吟詩詠歌，可發出珠圓玉潤的聲音；瀏覽欣賞之下，呈現風雲變幻的景色。如此神妙的思維，可飛躍到至極。²

另一精句：「夫神思方運……登山則情滿於山，觀海則意溢於海。」神思的運行可融入神情，情懷如山峰那麼高，情意像山谷那麼深；還可納進意念，如海洋那麼廣那麼滿溢。

是的，「思理為妙，神與物遊，神居胸臆，而志氣統其關鍵；物沿耳目，而辭令管其樞機。」

「思理」也好，「神思」也好，都是有神韻的思維運作。之所謂「神」，乃以其微妙難測之理，但又不是玄妙莫明的；而「神與物遊」，精神與事物連結遨遊，志氣作為關鍵性的指揮。不但如此，有精煉的辭令，透過聽覺視覺，傳達意念鏗然有聲，彩色絢爛。

再者，「陶鈞文思……澡雪精神。積學以儲寶，酌理以富才，研閱以窮照，馴致以懌辭。」劉勰始終脫不掉文人的氣質，他循循善誘，教人陶冶心志，集思廣益，培育英才，酌商以窮理，著書以立說。

總之，《雕龍》津津樂道論述有神韻的心思活動，其氣勢奔放，其情志澎湃，以靈巧的言語抒表意念和感性，至通情達理，觸動人心的地步。

基督教的書文倉庫有沒有這種「神思」呢？當然劉勰沒有基督教的神觀（他著作中的「神」是一個形容詞多過名詞），可是我們可否借用「神思」這個詞語，來托出一種思考基督徒信奉的真神之靈活思維方式？我個人喜愛「神思」的名詞多過「神學」。在我心目中，「神思」是神學

作品的另類文體（genre³），含有神采、神韻的屬神思維。

領會活而真的上帝不可無思考，可是思想、理智不是人性獨一的特質；還有意志、情懷、精力、心靈、美感、言語等。神學教育界人士不是不明白人是整體的，但是受了傳統神學「洗腦」，加上現代及後現代文化的侵蝕，人的整體性化為支離破碎（甚至反智、反理性），「全人教育」的理念亦銷匿失蹤了。

如何補救？我沒有全盤計劃的宏志，只有閒讀古書——也有新著——之餘，偶爾拾得一鱗半爪。《文心雕龍》是其中一部古籍，且續看下去。

〈情采〉（第三十一篇）

《雕龍》的〈情采〉文包含情與采。情不僅是情感，存蘊心內的情懷或一觸即發的情緒，而是經過整理可寫意表達出來的情理。采是文采、辭采。文采是有裝飾過而富表情的修辭。「文采所以飾言，而辯麗本於情性。故情者，文之經也；辭者，理之緯。經正而後緯成；理定而後辭暢；此立文之本源也。」文章之成全端賴乎情修理、揚辭采。所以情理、文采連結起來可成一篇好文章，供人百讀不厭。

所謂文中之「情」，《雕龍》稱有「五性」。其一注釋：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。⁴ 另一注釋：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產生出來的性情。⁵ 中醫於此料有所釋；通俗的意念，如心平氣和、肝火動怒、脾氣暴躁、肺腑真情、滿腹冤氣等，這種民間智慧也蠻趣致，但此中之情操還需修煉。如何復修煉？若是基督徒，可望結出聖靈的果子：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。

另一文，〈明詩〉（第二篇）有云：「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」七情是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憂、惡、欲。人皆有七情，與物感應，繼而抒發，自然不過，經過唱詠，更

是加添聲色。精煉的文辭是抒情放懷的佳美配搭。

文采呢？劉勰以湖水的漪漣、虎豹的斑紋來形容文采，真可謂生動精彩。欠缺文采的文章猶如靜止無波的池潭、色澤灰暗的粗厚犀牛皮。可想，直言直說的教條、宗派之間互相排斥的霸氣，文采何在，韻味何存？

〈情采〉有論情與文的依存關係。「為情而造文」，抑或「為文而造情」？前者是古代《詩經》的作風，既有賞雅的真情，復有可讚可頌之文。後者是後代「辭人」的作為，作辭以編造情感，以致麗辭泛濫，摯情淹沒。

文要有采，文采要有情，也要達理。「情者，文之經；辭者，理之緯；經正而後緯成；情定而後辭暢，此立文之本源也。」再者，「精理為文，秀氣為采」（〈徵聖〉篇）。所以，一篇傳世的文章巧妙地連結思、心、理、情、辭而成，全文豪情奔放，神采飛揚。

華人基督教的文獻（多從外語翻譯過來，而譯得好的少有），直言直說的信條有之，嚴峻寡情的護教辯論有之，尖酸刻薄的排外論調有之，輕情薄理的靈修小品有之，苦口婆心的勸諫有之。但有情，有理，有動力，有說服力，而又有文采有聲有色的作品何處尋？再看下去。

〈風骨〉（第二十八篇）

《詩經》有六義（一種依風格而分的體裁）——風、雅、頌、賦、比、興。「風」列首位，乃「化感之本源，志氣之符契也。」風是作品的感染力之根源，而契合作者的情態及氣質。⁶

何謂「骨」？「怛悵述情，必始乎風；沈吟鋪辭，莫先於骨。」語譯：深切動人地表達感情，定要從風的感化力開始；反覆推敲地選用文辭，沒有比骨更重要了。

「辭之待骨，如體之樹骸；情之含風，猶形之包氣。」文辭是要有骨格的；情成形而需含有風之力。風與骨連結起來，既氣勢凜然，又體質

剛健；加上爽朗的情意以及明耀的文采。這樣的作品，辭藻高翔，文筆清亮，可向鳳鳴，何只鳳鳥，常人，甚至鬼神，也受感動吧！〈風骨〉文中列舉多篇古文為例，不克在此重述。

以上幾句短語得自注譯者的提示，本人的拙筆對風骨的感應粗略寫出而已，實在虧欠了《雕龍》作者的超卓才華。其實基督教歷代上乘文藝佳作不比俊秀的中華本土文藝遜色；於此，不如引用聖經兩、三節：

雅歌2:10-12

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來，與我同去！

因為冬天已往，雨水止住過去了。

地上百花開放，百鳥鳴叫的時候已經來到；

斑鳩的聲音在我們境內也聽見了。

以賽亞書40:31

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。

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；

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

行走卻不疲乏。

繼續多看一段經文，以賽亞書42:1-4：

看哪，我的僕人——我所扶持所揀選、心裡所喜悅的！

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；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。

他不喧嚷，不揚聲，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。

壓傷的蘆葦，他不折斷；將殘的燈火，他不吹滅。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。

他不灰心，也不喪膽，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；海島都等候他的訓誨。

劉勰會稱讚這是「風骨」的文辭吧！「風」，以其有氣派，「骨」，以其有骨氣。先知以賽亞是有骨氣的人物呢！希伯來文 *ruach* 是「風」也是「氣」，所以稱以賽亞為有骨氣本色的先知沒有錯。以賽亞書一章又一章，一段又一段去展露其文之風骨，其人亦風骨凜然，以賽亞本人是也！

結語

我們畫龍點睛的講了神思、情理、文采、風骨的重要；還有靈感呢？從與天地並生的「自然之道」（見〈原道〉，第一篇）；從聖人聖化（見〈徵聖〉，第二篇）；從養氣保神（見〈養氣〉，第四十二篇）；從人心、文心、形而下的道理、形而上的天道而得的豐茂氣勢。可是那一切都不是從道成肉身的神靈而來的靈感。那麼除了多讀《文心雕龍》和其他中華文哲經典之外，我們還得向聖靈（三位一體真神的聖靈）祈教啊！

我多時閱讀聖經經文及基督教歷代的名作（包括詩歌、神曲、小說、論述、靈修神思等等）而獲得心靈上的滿足和靈性的造就；再看漢語的基督教作品（包括翻譯），我不能不感慨慚愧。這不是自卑自責的慚愧，而是有聖靈在旁溫馨提示或猛力警醒的慚愧。聖經記載，昔日五旬節到了，門徒們都聚集在一處，因為主耶穌已離他們去了，他們憂愁納悶，忽然天上有響聲下來，好像大風吹過……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，按着聖靈所賜的口才（我加上「文才」）說起別國的話來（如果是翻譯需譯得通、雅、達）——傳講別國的話語以外，何不先修好自己國家民族的語言？

我們今天聚集一起，一方面可能為華人基督教文藝及漢語神學原創的貧乏而慚愧，另一方面還是要為現成的果實，倒是不錯——今天得獎的著作——而感恩讚美並互相勸勉，讓大家繼續為華人基督教創作的發展興盛，祈求聖靈的引領和祝福。

- 1 參《新譯文心雕龍》，二版，羅立乾注譯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），254。
- 2 同上。
- 3 英國基督教作家魯益斯（C. S. Lewis）的中、短散文，和丹麥基督教存在主義哲學家祈克果（S. Kierkegaard）的 *edifying discourses* 近乎「神思」的意味。我不是跟這兩位大師媲美，本人的《與龍鳳共舞》（香港：道風書社，2004）收集了十六篇文，可自稱為「神思」之作（有屬神的思考，而尚欠神韻、神采）。
- 4 《文心雕龍讀本》，下冊，王更生注釋（台北：文史哲，2004），82。
- 5 《新譯文心雕龍》，293。
- 6 參周振甫：〈談風骨〉，《文心雕龍二十二講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）。